



# 通向影响力之路

中国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式来增加其在制定全球经济和政治议程中的作用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中国是经济强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5 万亿美元，年国内储蓄超过 5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约 3 万亿美元，对其他国家的净债权达到 1.8 万亿美元。

虽然拥有巨额金融资源，但中国仍然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人均 GDP 仅为美国等富裕国家的 1/5。而且，中国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刚开始进入与其经济规模逐渐匹配的过程。

一些国家依靠其运用资源的能力，在全球金融和地缘政治方面发挥与其规模不相称影响力，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英国和瑞士等一些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和地缘政治方面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而中国也成为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抓住机遇获得更大影响力的范例。

在 20 世纪头十年，随着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和外汇储备增加，中国开始运用自己的资源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范围，例如向其他经济体提供投资、援助和各种形式的金融支持。这些投资或援助的接受国是其亚洲邻国以及一些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体。其中一些国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这正是中国制造业所需要的。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美洲的累计投资额分别达到 2900 亿美元和 1600 亿美元左右。此外，中国还向一些不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或者不愿意向西方机构和西方国家贷款的国家提供资金。2015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宣布，向巴方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460 亿美元的金融支持。同年，习主席访问非洲，提升新型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在工业化、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中国提供了 600 亿美元资金用于赠款、贷款、贷款注销和发展基金。

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不附加任何条件，例如要求经济改革。正如习主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峰会上所说，“中方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中国的在国外的经济活动引起了某些吹毛求疵者对中国资金是否给接受国带来了净收益的讨论——中国是否促进了接受其所提供的援助和贷款国家的发展，中国的资金是否支持了腐败的政府，是否让贪官污吏发家致富，是否给接受国带来了长期的债务负担。

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大力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人权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另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援助事实上是提供给较贫穷的国家，尽管其中多数国家都是资源丰富国家。中国的投资者比西方国家更愿意向政治上欠稳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总之，学术评估是综合性的——中国的资金在非洲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对一些部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

虽然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的投资及援助增强了其与这两个大陆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但是这些商业和慈善举措并未受到国际社会，有时甚至是接受国的欢迎，因为其中一些项目使用了中国的劳动力和材料，对当地人的就业和行业发展利益有一定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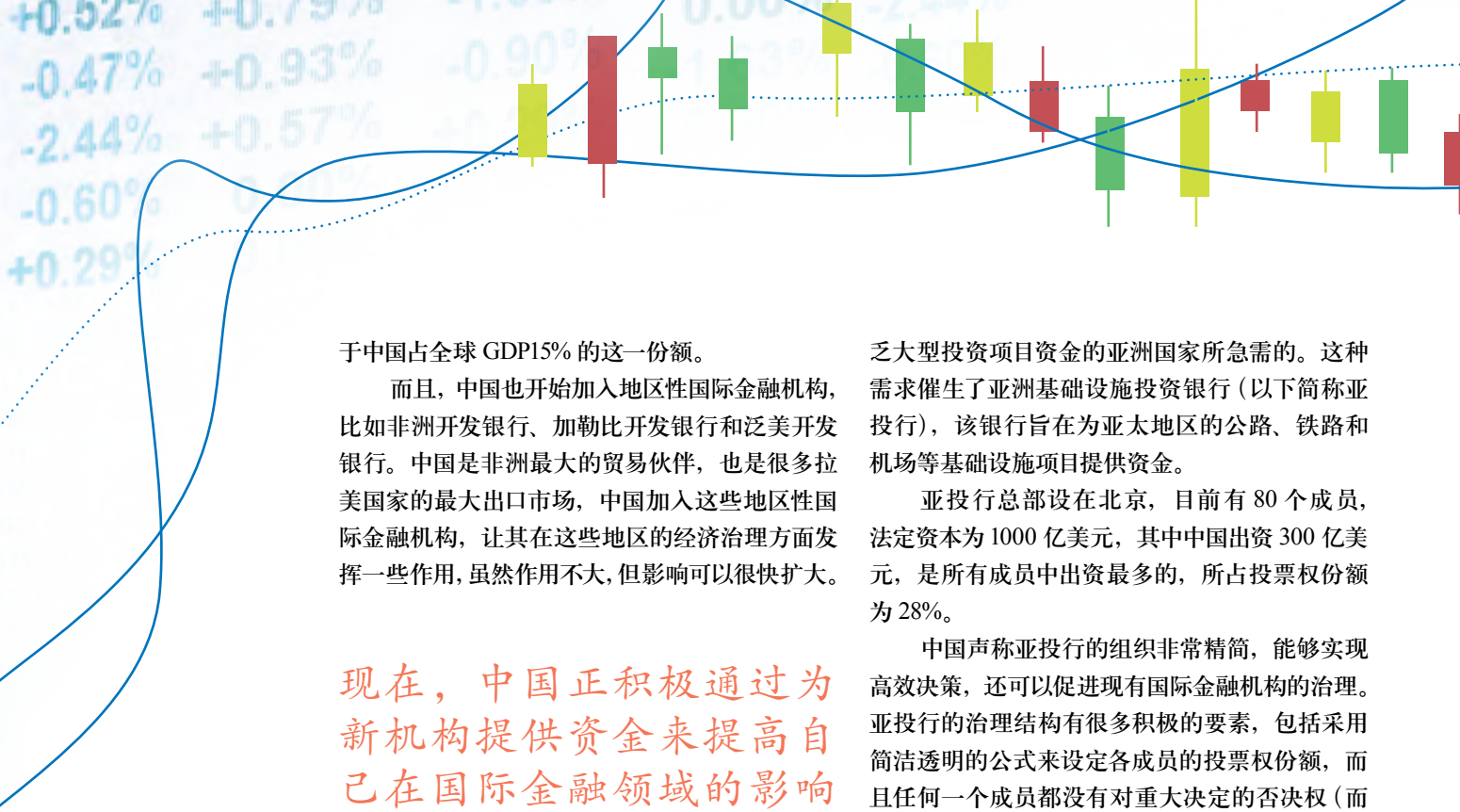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性质的改变可能会有效地提升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在环境需要的情况下，会采用务实的方法调整战略。

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在环境需要的情况下，会采用务实的方法调整战略。

目前，中国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来制定全球议程：第一，中国逐渐提高自己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甚至还加入了一些与其不存在直接和即时利益的国际机构。这让中国可以从这些机构内部来改变游戏规则。第二，中国建立了自己可以主导的多边机构，这让中国能够控制游戏规则，并且巧妙地促进现有多边机构的改革。第三，中国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新机构，这意味着中国与那些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国家建立了互信并加强了经济联系。第四，中国运用其他国有资源（包括国有银行和开发机构）来提高其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 改变现有机构

中国全球战略的第一个要素是增强其在现有多边机构中的影响力。作为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量变化的一部分，中国在 IMF 的投票权份额最近从 3.8% 提高到 6%，而美国和日本的投票权份额分别为 16.5% 和 6%。中国在另外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投票权份额分别为 5% 和 6%。虽然这些投票权份额都比过去有所提高，但仍然低



于中国占全球 GDP15% 的这一份额。

而且，中国也开始加入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比如非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很多拉美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加入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让其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一些作用，虽然作用不大，但影响可以很快扩大。

## 现在，中国正积极通过为新机构提供资金来提高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中国愿意按照现有机构的条款加入这些机构，而不是以要求改革作为其加入的条件。2001年，中国签字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向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开放市场的承诺为条件，获得了对外国出口市场的更大准入。既然中国现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较大且富有实力的成员，中国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影响该组织制定和实施国际贸易原则。

2016年1月，中国加入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章程规定，该银行只能给那些“采用多党民主和多元主义原则”的国家提供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愿意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员，尽管该章程的要求似乎与中国共产党的原则不一致。对该做法的一种解释是，中国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所理解的自由和开放的民主不同；另一种看似有理解释是，中国在有意成为现有机构的成员时，愿意做出妥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巧妙地通过这些机构的内部发挥影响力，而不是在外部简单粗暴地运用政治或经济力量。

现在，中国正积极通过为新机构提供资金来提高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中国领导人认为，通过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金，因为这是那些缺

乏大型投资项目资金的亚洲国家所急需的。这种需求催生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该银行旨在为亚太地区的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目前有80个成员，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300亿美元，是所有成员中出资最多的，所占投票权份额为28%。

中国声称亚投行的组织非常精简，能够实现高效决策，还可以促进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有很多积极的要素，包括采用简洁透明的公式来设定各成员的投票权份额，而且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对重大决定的否决权（而在IMF，美国的投票权份额足以让其行使否决权）。此外，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亚投行处于主导地位，它们在亚投行中的影响力可能比其在任何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都要大。

亚投行的设立也反映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规则缓慢改革的不满。中国目前掌握了主导权，寻求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实现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因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认为，现有规则是由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的，也主要是服务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

## 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同时，中国也在由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中发挥领导作用。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GDP的约1/4，占世界总人口的2/5左右。它们需要在主要多边机构的运行和帮助设计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和程序的改革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有些人曾经怀疑，金砖国家之间是否拥有充分的共同利益，是否只是个清谈俱乐部。但中国在其中看到了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并且抓住了这个机会。

2015年6月，金砖国家设立了法定资本为500亿美元的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旨在



促进金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该银行的五个成员拥有相同的投票权份额，没有成员对多数表决通过的决议拥有否决权。同时，金砖国家还共同建立了外汇储备库安排——应急储备安排。该储备库总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410亿美元。

尽管有些人怀疑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的合作能力，因为它们缺乏充分的共同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有时还是相互冲突的），但金砖国家还是取得了成功。在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建立更强的金融联系，以及设立现有全球金融架构的替代机制，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领域实现突破。而通过运用自己的巨额金融资源，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国家的领袖。

### “一带一路”倡议是礼物还是陷阱？

2013年，习主席提出了两个重要经济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为“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古丝绸之路实际是促进欧亚大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各种类型道路的总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涵盖亚洲、欧洲和非洲，实现很多彼此存在很大差异的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些经济体中既有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富裕的经济体，也有目前贫穷但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经济体。

2014年12月，丝路基金开始运行，首期资本金为400亿美元，其宗旨是遵循市场原则，达到或超过最佳国际治理标准。中国明确表示，“一带一路”项目不会鼓励和容忍较低的技术、环境或治理标准。

“一带一路”倡议的融资目标为1万亿美元，既能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又能推动中国西部和南部内陆省份的发展。

此外，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在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部分作用。例

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国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以及国外企业提供境外贷款，截至2015年底，其境外贷款总额达到3280亿美元，占其贷款总额的1/5。另外，中国进出口银行也通过提供贸易融资，来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 战略扎根

中国决心通过直接和间接方法来发挥其作为全球经济强国的作用，既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影响，也按自己的意图重塑全球货币体系。例如，亚投行给中国政府通过运营活动扩大其政治和经济影响范围的做法贴上了合法的标签，甚至让其可以巧妙地影响到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

亚投行是教科书式的典范，体现了中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明智和老练。该做法突出了建设性合作，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运用自己的金融力量。中国政府正把这些机构作为国际经济外交的工具，取代了其早期的双边方法，因为双边方法运用不当甚至会导致融资接受国的不满。

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量，但不是如西方势力所希望的那样加入按照现有游戏规则运行的现有多边机构，而是自己制定规则，并且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到自己主导的体系中来。**FD**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是康奈尔大学庄臣商学院贸易政策南德拉尔·P. 托拉尼荣誉高级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摘自作者2016年的著作《获得普遍认可：人民币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